

意林·轻文库首部元曲主题
唯美古风美文绘

月下采梨，年年

非非 鹿鸣音 主编

此腔唱罢暗留香，
元曲散尽情愿偿。

《此夜花开正皎然》/别角晚水
《长恨千岭雪无声》/六州笑
《荼蘼散尽旧时约》/惘惘温
《小镖师秘恋纪事》/七 雨

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

山野间风声飒飒，曾经的话蓦然在耳边响起，
“我喜欢一个姑娘，我把她藏在心底。”

——《君隐天下》



月下梨年年

非非
鹿鸣昔◎主编

花间碧落，
稚年少有烦扰丝，
幸得青梅煮酒伴身边。
鼓声吹寒，
漫天飞雪少年舞剑，
与谁醉里执手，
回眸一瞬，已知天上人间。

城角树深，
欠一隅缝隙望时光绵延。
风声鹤唳，
拭一柄利刃夺往昔怨念。
棠梨落雪，
月色临晚，
你是此间何姓少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下棠梨, 岁岁年年 / 非非, 鹿鸣昔主编.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6
(意林·轻文库. 灼灼桃花馆系列)
ISBN 978-7-5585-2335-9

I. ①月… II. ①非… ②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2407号

灼灼桃花馆③月下棠梨, 岁岁年年

Zhuozhuo Taohua Guan ③ Yuexia Tangli, Suisui Niannian

出版人 刘 刚
总 策 划 安 雅
特约策划 师晓晖
执行策划 张 星
责任编辑 吴 强 王 婷 孟健伊
图书统筹 非 非 鹿鸣昔
特约编辑 崔馨予
封面绘图 长 乐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王 春 赵艳红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0431-85678573

定 价 24.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010-51908584)



目录

小桃红·别样华年

001 此夜花开正皎然 别角晚水

人月圆·青梅煮酒

018 姑娘，请高抬贵脚 包小拳

025 清风不解愁 闲画

031 十里红妆倾城色 顾白浅

037 小镖师秘恋纪事 七两

清江引·肆意风间

044 绿窗人似花 李茜茜

050 春末鹤物语 有狐其潇

056 风铃·引魂歌 岳初阳

062 神龙很忙 小熊不骨

终身误·帝王争渡

069 折得疏梅香满袖 李茜茜

075 君隐天下 吾玉

081 长安旧梦·云春风 月下婵娟

087 汉宫秋月 半江铮然

折桂令·古唱今和

094 长恨千岭雪无声 六州笑

102 荼蘼散尽旧时约 俐俐温





此夜花开
正皎然

文◎别角晚水
图◎小夏



《中吕·红绣鞋·阅世》

宋方壶

短命的偏逢薄幸，老成的偏遇真成，无情的休想遇多情。
懵懂的怜瞋睡，鶺鴒的惜惺惺，若要轻别人还自轻。



1

唐皎儿正在专心致志地钻狗洞的时候，听到了她老哥的声音。

一声比一声高亢的“皎儿”，像在招魂似的。

她本能地“哎”了一声，又赶紧捂住了嘴，声音闷在狗洞里久久没有散去。唐骁你个神经病！唐皎儿一边钻一边暗骂，她不就是玩疯了，回来晚了那么一二三个时辰吗？又不是没偷跑出去过！

唐骁要是瞧见她了，就应该赶紧跑过来，帮着刨她出来才对，手脚越轻越不引人注目越好，喊什么啊？生怕她老爹听不见是不是？

唐皎儿歇了一会儿，却迟迟没有等到唐骁的援手。怎么回事儿啊？他人没有过来，声音倒是越来越近。不管他了，什么亲哥，只要是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唐皎儿这样一想，手上的力气突然足了很多，她顽强地扭动着身子往前钻去。

光线越来越亮了，马上就要爬回院子了！唐皎儿刚刚咧开嘴，一捧扬起的土就飞了进来。

眼前出现了一双白色的鞋翘，刚才那捧土就是被这双鞋子踩出来的！唐皎儿还没从震惊和愤怒中恢复过来，胳膊一紧，她整个人已经被谁从狗洞里一把揪了出来。

唐皎儿一撸袖子，正要破口大骂，却看清了拉她出来的这个人。

她很快没了气焰，缩着肩膀往正朝她挤眼睛的唐骁身后一躲，可怜巴巴地道：“夜叔……”

夜容归好整以暇地瞟了她一眼，从鼻子里“嗯”了一声。

怪不得她老爹破天荒地没有骂她偷跑出门，反倒一脸慈祥地望着她。大彦国的三朝重臣、唐大司马唐蔚，平日里践得比新年的炮仗还响的嗓门，不知怎的，回回一见着他的拜把子兄弟夜容归，瞬间老虎变成猫。

唐皎儿一边冲夜容归礼貌地假笑，一边掰扯着从唐骁那里顺来的不合身的男装，对着她哥小声嘟囔：“这狗洞怎么一年比一年小啊？”

她的声音明明很轻，不料夜容归一把年纪了耳朵倒是很灵敏，他微微一笑：“不是狗洞变小了，皎儿，是一年

未见，你又胖了。”

这个死老头，不知道姑娘家最讨厌听人说自己胖吗？唐皎儿秉着一颗尊老的心，按捺住想掐死他的冲动，继续有礼貌地回怼他：“彼此彼此，夜叔也更老了，脸上的皱纹比我的眼睫毛还多，一说话，皱纹一动能夹死苍蝇呢！”

“放肆！”唐大司马终于开口教训女儿了，“都及笄快一年了，还一天比一天没规矩，这是你对长辈该有的态度吗？快跟你夜叔道歉！”

唐皎儿梗着脖子十分敷衍地道了歉，夜容归不但不恼，反倒一副很开心的模样。他脸上和脖子上的肤色相差很大，皱纹虽然多，眼神却像年轻人一般清亮，声音也十分好听。他认真地问唐蔚道：“皎儿都及笄这么久了，还没许人家吗？”

“这么疯，谁敢要？”唐蔚无奈道。

但在场的四个人心里都很明白，唐家握着大彦的军事重权，就是握着大彦的命脉。别说唐皎儿花样年华，美得跟画上的仙女似的，就算她是个肥头大耳的无盐女，单凭她是唐家唯一女儿的身份，求亲的人排起队来就能把护城河都填平了。性子倔强些、娇气些算得了什么，她本就是天之骄女，上到皇子，下到高官，从来都只有她选人的份儿，哪里轮得到别人来选她？

唐皎儿伸了个懒腰，由着唐骁替她拍掉身上的泥土，轻哼道：“爹爹，缘分这事儿不可强求，您只当女儿贪玩，说不定哪天我就给您顺个乘龙快婿回来呢！”

“又胡说！真是口没遮拦！”唐大司马的胡子都快吹起来了，“这是正经女儿家该说的话吗？不害臊！”

说着，唐蔚作势要打，夜容归拦道：“唐兄，还真别说，我看皎儿这面相、这气度，再算算这时间，今年说不定真能遇上一个命定的有缘人。”

唐骁看了看妹妹灰头土脸的面相、骄纵跋扈的态度，觉得夜叔这预言怎么就这么不靠谱呢？

夜容归其人，和唐蔚结拜了多少年就唐皎儿针尖对麦芒地斗了多少年。他是个神秘的江湖客，来去无踪，每回游历过后就会到唐家教导唐皎儿一阵子的诗书技艺。唐皎儿天不怕地不怕，菩萨见了直摇头、小鬼见了绕着走，

唯独怕一个夜容归。

她一直很纳闷，夜容归一个老头子，哪来那么多精力跟她斗法，还回回都掐准她的死穴？她贪玩，他就罚她的丫鬟，她不好好读书，他就扣她的零嘴，还当着她的面吃给她看，也不知道他老得都快掉漆了，牙口为什么还那么好？

不过，话说回来，在夜容归的教导下，唐皎儿到底长歪，琴棋书画一出手，很有大家闺秀的样子。她虽然喜欢跟唐骁埋怨夜容归的不是，还暗地里喊他江湖骗子，私心里却始终对他存了几分敬畏，他说的话，她即便嘴上不服软，心里怕是早就信了八九分。

这不，刚一入夜，唐皎儿就蹑手蹑脚地蹿到了南房，偏院里梨花开得正盛，团团簇簇，倒像是把云朵接到了地上。夜容归半眯着眼躺在粗大的花枝上，白衣和梨花相互掩映，一时间，连唐皎儿都有些晃神。

夜容归的姿态、神情，甚至他的一双手，都极为秀逸，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不把这些保养的功夫用到他那张脸上。唐皎儿惋惜了一阵儿，又很快想起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忙轻轻唤了声“夜叔”，可不知是不是因着在席上吃多了酒，夜容归微不可闻地哼了一声就侧过身继续睡了，并没有搭理她。

唐皎儿哪里是个善茬，她见夜容归没反应，便毫不犹豫地攀住根花枝爬上树去。她凑到夜容归身边，深深地看着他半合不合的一双眼，一边猛地摇晃花枝，一边大声喊道：“夜叔！”

夜容归突然坐了起来，唐皎儿一惊，失了平衡，眼看就要跌下树去，腰间却随即一紧。夜容归的衣袖从她腰际迅速拂过又抽回，淡淡道：“大晚上的，一个世家小姐，闯进客人的居所，还是个男子的居所，要是让你爹知道了，你这一年都别想再出去玩。”

唐皎儿拍拍胸口，喘了口气，道：“得了吧，夜叔，咱俩差着辈儿呢，谁会对谁有非分之想啊？你白给我占便宜我都不要！”

夜容归没有回答。她换上了女装，青丝如瀑而下，在他的手上来回地游走。她年纪尚小，容貌还有几分稚嫩，却已经生得极为勾人，偏偏她自己还不知道，美而不自知，总是最撩人。

唐皎儿也没指望他答话，眨眨眼道：“夜叔，你白天说，我的真命天子今年就会出现，是真的吗？”

“江湖骗子的话，你也信？”他嘲讽道。

唐皎儿嘿嘿一笑：“夜叔又懂偏方又懂术数，明明是世外高人啊！再说了，你算命不是一向很准吗？七年前，你说我爹爹会遭劫，要注意嘴巴，后来不是果真有小人在膳食中做手脚吗？去年，你说我哥哥红运当头，他不就马

上被封了神骑将军吗？”

夜容归扶额，丫头还是太天真了啊。七年前，唐蔚北退大彦的宿敌大极，风光一时无两，朝中多少人虎视眈眈，偏生他自己不知收敛锋芒，不是明摆着给人机会害他吗？去年，唐蔚因为多年积劳和伤病，身体大不如前，再难争锋，为了安抚唐家几代忠心，文清帝封唐骁个武职，更是时势使然，关算命什么事呢？

唐蔚和唐骁都心知肚明，也就唐皎儿一个，初生牛犊看不透。

唐皎儿却把他的沉默当成了确有天机，她兴奋起来：“夜叔，你快说得具体一点儿，我什么时候能遇见他啊？在哪里遇见？”

“这么激动做什么？若那个人是我怎么办？”他挖苦着，目光却意外的有些闪烁。

唐皎儿压根没把他的当回事儿，只当他和从前一样在逗她罢了，便只顾大笑道：“开什么玩笑……夜叔，你太老了！”

夜容归眼中的不自然转瞬即逝，他也笑了笑，半真半假地道：“皎儿，看人得看骨相，而非皮相。”

唐皎儿喏喏地应着，靠着花枝玩着手指，春光无限的好年岁啊，哪里能听进一个长辈的忠告呢。

2

从翌日起，唐家大小姐唐皎儿思春的消息就席卷了整个都城，一时间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都引为笑谈。

消息一传出，求亲的人更是争先恐后，生怕错过了这位任性惯了的唐大小姐一时的新鲜劲儿。

有一日唐骁下朝回来，对着自己妹妹笑得直不起腰：“连殿下都听说了你的事儿，笑你不知羞呢！”

“殿下？”唐皎儿撇撇嘴，“哪个殿下？”

“还有哪个殿下？”唐骁揉揉她的脑袋，“昌旭王，千羽然啊！”

“我还以为谁呢，身为圣上的嫡长子，年至弱冠了连个太子位都争不到，还好意思笑我？他自己才不知羞呢！”唐皎儿翻了个白眼。

唐骁摇摇头，却也拿她没什么办法，谁叫她被宠坏了，向来不用顺着谁，总是随心所欲地说话。

不过皎儿话虽说得直白，却也没有说错，千羽然在皇室中的地位很是尴尬。已故皇后就生了一子一女，按理说千羽然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文清帝素来偏爱嫡女千羽别，赐给这位素惜公主的封邑比千羽然的还要大不

说，还迟迟将东宫位悬而未决。大彦素有女帝，文清帝此举，据说是为了给千羽别铺路。

唐尧幼年时曾做过千羽然的陪读，两个人有着兄弟般的情谊，如今他在朝为官，闲暇时也总会与这位失意的皇子小聚。对千羽然，唐尧确有几分同情，这位皇子智勇双全，魄力和耐力之外，还有着杀伐决断的天子之气，唯独少了父亲的疼惜。

“说真的，殿下觉得你蛮可爱的，皎儿，你还记得你上回见到殿下是什么时候吗？那时你才五岁，寒食节的宫宴上，你拖着鼻涕，直勾勾地盯着他，一边嗷嗷喊着‘哥哥你真好’，一边在我怀里上蹿下跳的，就想扑到他身上去……”唐尧回想起小时候就色胆包天的妹妹，唇边的笑意更柔和了几分。

唐皎儿却不以为意，这有什么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只能说明小时候的千羽然长得十分好看，十分合她心意罢了，谁知道他现在因为郁郁不得志，长成了什么衰样呢？

这番插曲过后，唐皎儿依旧毫不掩饰她对自己命中有缘人的向往，一天比一天积极地寻找着。他会哪里出现呢？会是一见钟情吗？她爬墙的时候被他瞧见，然后跃入他怀里再转个圈？不行不行，太随意了！会是英雄救美吗？她偷跑去街上的时候遭人抢劫，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然后就还了她的财、劫了她的色？不行不行，太恶俗了！

少女情怀总是诗啊！

唐皎儿就这样纠结着，熬到了上元节。这可是难得的好日子，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穿着女装和唐尧一同出门玩啦！她可以猜灯谜、看花灯、吃元宵，在街上玩一整夜！谁还管什么有缘人啊！

当夜千灯错落，人潮如星，唐皎儿和唐尧走在人群中，一个飘然若仙，一个玉树临风，生生分走了路人大半的目光。

皎儿虽然并不害羞，但要是老被这堆人堵着看，那她还玩什么？于是她忙打发了唐尧去给她买吃的，自己则混进人群，钻到街巷的另一头面具摊上去了。找个面具戴戴，遮了这张脸，应该就不会引起骚动了吧？

玉龙、狮子、昆仑奴……十来种面具被她翻来覆去地选着，就是找不到个称心的，皎儿正有些泄气，余光却落在了一张在隐蔽处发着幽幽冷光的面具之上。那是一副极其少见的夜叉面具，凶神恶煞间还带着点儿诡异的媚色，不知怎的，皎儿几乎是第一眼就爱上了这副面具。

她示意正忙碌着的老板把那副夜叉面具递给她，不料那老板却憨笑道：“真是对不住，这副面具已经有主了，而且不巧只有这一副，所以小老儿才把它挂在一般人瞧

不见的地方。这位小姐，您生得这样美，母夜叉可不衬您啊，要不您再看看其他的？”

唐皎儿很是不甘，她长到这么大，从未有事情是不如意的，她瞧上这副面具，那是这面具的荣光，哪有被拒绝的道理？可是，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她再刁蛮，也不能硬抢，她越得不到，就越抓心挠肝地想着，却听老板又堆起了笑：“公子，您来啦！”

她循声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一下子像没了声音，因为她整个思绪都在顷刻间陷入了来人的一双眼瞳之中。

那个人戴了副玉龙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皎儿从未见过这样深邃的眼神，仿佛一张一合，就能把她整个人都给吸进去似的。

那副夜叉面具，就是留给他的吗？

那个人的眼神在皎儿脸上停了停，皎儿突然有些呼吸不畅起来，却听他轻笑一声：“君子不夺人所好，何况我已有面具，这一副便给这位姑娘吧。”

他的声音很轻，周围的人声又极其嘈杂，皎儿却无端地只能听清他一个人的声音。她虽心如鼓捣，却从他的眼睛里也瞧出了那一丝隐隐的惊艳之色。是啊，她的容貌，该让她随时随地都保持着骄傲的。

好像被人群推挤了一下，那个人忽地倾了身，皎儿与他近得不能再近，突然觉得鼻尖氤氲着一种奇特的香气，那是一种温暖的带着点儿海水味的香气，是他身上的……她害羞似的低下头，唇角却微微勾了勾，有缘人……唯一的面具，共有的特殊的喜好……夜叔，你简直神了！她刚想着要不要先开口，会不会显得太不矜持，却听到了一阵欢呼，天上漫开大片烟火，其中有一朵带了浅浅紫色的牡丹状烟花，分外别致，她之前从未见过。

她多看了两眼，再回头时，却见那戴着玉龙面具的有缘人已消失无踪了。该死，她是怎么回事儿啊？烟花什么时候没有，她的有缘人可是千年等一回啊！

唐皎儿一时间乱了心神，面具也不要了，只慌乱地追了出来，可人海茫茫，她该到哪里去寻他呢？更糟糕的是，她竟然只注意了他的眼睛，连他的衣着都没有留意！她茫然地寻找着，正走着下桥的台阶时，她身后不远处有一排大型的花灯出了问题，灯架像是被无纪律的人群不小心推倒在地上，灯衣一破，火球蹿出，瞬时绵延开来。

人群立刻大乱，争相拥挤着向前奔去，唐皎儿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裙摆已经被谁踩住，她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往前摔去，而此刻，唐尧正被拥挤的人群堵在后头，完全无法充当英雄，解救他这个总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妹妹。

唐皎儿第一时间捂住了脸，这桥这么高，台阶这么

多，石头又这么硬，摔个半残她也沒辦法，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摔破相！脚下一空，她闭起了眼睛，却没有如她所料地把初吻交给硬邦邦的地面，而是……摔进了一个温热的怀抱里。

她被那个人拥着，只觉得一下子从尘世中跃入了云雾里，每一次翻滚都被那个人紧紧护在怀中，她松了口气，不管怎样，她应该不会破相，也不会残疾了吧。

待周围的喧嚣渐渐平息，唐皎儿才想起自己该谢谢这位救命恩人，她抬了头，一个“谢”字还未说出口，她已兴奋地抓住那个人的手，喊道：“是你啊！”

眼前的男子，戴着玉龙面具，身上是那股已经被她记住了的特殊香气。他的眸中却掠过一缕转瞬即逝的神色，那时的唐皎儿并未多想，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抹神色，是微微的疑惑。

那个人将她扶起，然后很快抽出手，往后退了一步，与她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温声道：“姑娘，你找我？”他的声音，比起之前在面具摊上听见的，要柔和了许多。

他一定也对我有意思！唐皎儿点头如捣蒜，她的心已经被兴奋填满，全然不顾一个大家闺秀该有的仪态，她正想多说什么，唐晓却在此时赶了上来。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妹妹，确定她脑筋和身体都没受什么伤，这才转而想向救了皎儿的人道谢，可他同样还未把一个“谢谢”吐齐全了，就呆在了原地。

唐晓的目光从那个人腰间的玉佩扫过，他压低了声音，无奈道：“殿下？您怎么跑出来了？”唐皎儿张大了嘴，殿下？那个不久前还被她暗地里嘲讽过的千……千羽然？她的有缘人？

千羽然摘下面具，他的脸和皎儿想象的全然不同，那是一种毫不冷峻的俊逸，线条柔和，眉眼温润，笑起来，连夜色都暖了几分：“上元佳节，只许你们来凑热闹？”

他又望向皎儿，依旧是温和地笑着：“原来你就是皎儿，你这次总算没把鼻涕擦在我身上，有进步。”

唐皎儿终于一个“扑哧”笑出了声。这个夜晚真美好啊，这样的相遇真美好啊，这样的有缘人……太美好啦。

她没有看见，桥上有一人正静静地注视着他们，他一袭白衣，负手而立，手上捏了张人皮面具，上面皱纹密布，如沟壑纵横。

3

夜容归是悄然离开的。

那天，距离那个状况频出的上元佳节，仅仅过了

二十七天。

唐皎儿和千羽然的姻缘似乎是上天注定的，从相遇到相爱，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皎儿并非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子，她和男子一样从小读书学艺，眼界和格局都很开阔，身在唐家，又是这样一副好品貌，身边最不缺的就是爱慕的眼光。

她见过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他们或许少负才名，或许潇洒秀美，但每一个人见到她的时候，都会变得殷勤无状、小心翼翼。皎儿心里很清楚，她的美貌让他们殷勤，她的家世让他们小心。

但是千羽然不一样，从遇见的第一眼开始，他对她的欣赏中就带了淡淡的疏离，那确实是只有天家贵胄才会有气度，旁人怎样都学不来。他儒雅，有礼，一举一动都令皎儿感到十分舒服，他尊重她，却不刻意迎合她，这样的男子，多么难得。

彼时的皎儿尚不能体会到一个浅显的道理，倘若是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一个人，又怎么会舍得不与她亲近？就像她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千羽然，于是才会对他日思夜想，想和他朝朝暮暮都腻在一起。

在这二十七天里，千羽然一有空闲就会来寻皎儿，开始的时候，他还会通过唐晓当个传话的，后来，他索性直接登门拜访，接皎儿出去的借口也是千奇百怪。游湖赏花什么的都是小意思了，有一次什么借口都用烂了，他竟直接对皎儿说，他府上养的鹦鹉想她了，天天在他耳边嚎。

“这话也就我爹会信，”皎儿吃着蜜饯，不时瞥上千羽然一眼，“你哪有什么闲工夫养鸟啊，说吧，是不是你想我了？”

千羽然依然温和地看着她，微点了点头。他没有提醒皎儿蜜饯吃多了不好，只是一眨不眨地凝着她，目光幽深：“不只想你，皎儿，我喜欢你。”

皎儿被噎了一下，她努力把蜜饯咽下去，抬起头，因为蜜饯的关系憋了一眼眶的泪：“你喜欢我？那正好，我也喜欢你。”

千羽然却愣了愣，她仰着头回应着，宣告着，眼里有欢喜却没有惊喜，更没有索求和讨好，一点儿都没有。

他突然有些烦躁，只能极力压了下去。无论如何，既然郎有情，妾有意，至此，水到渠成。

第二十七天的时候，千羽然亲自上门提亲。离开唐府的时候，他和躺在屋顶晒太阳的夜容归遥遥对视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千羽然从这个老者的眼中，看到了一抹锋利的锐意。

当晚，唐皎儿温了一壶酒，和夜容归一起嗑了许久的瓜子。对这个世叔，她向来尊敬，尊敬之余，是连她自己

都没有觉察出的信任。

夜容归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说着闲话，忽然话锋一转：“千羽然其人，绝不像表面那般亲和简单，皎儿，终身大事，务必慎重。”

唐皎儿面颊微红，已有了几分醉意，她支着脑袋，认真道：“夜叔，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真正喜欢上他的吗？”

夜容归不语，静静地听她说下去。

唐皎儿的全部思绪，已经飘到了数日前的一个午后，残阳如血，她打着哈欠从戏园子里穿过，看见千羽然坐在台阶上，神情萧索。这天，千羽然拉她来看戏，自己却在戏开幕不久就离开了，皎儿对戏曲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殊癖好，哪里坐得住？自然也就半道开溜出来寻他。

这一次谈话，是他二人在今后的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长谈。从千羽然断断续续的叙述中，皎儿了解到，那天是故去皇后，也就是千羽然生母的忌日，他安排的这出戏是他亲手撰写，献给他的母后的。可戏一开场，他就觉得悲苦无尽，不忍再听下去。

皎儿张了张口，她一样生母早逝，虽得父兄疼爱，到底和母爱是不一样的。她刚想安慰他几句，却听他忽地咬牙道：“我实在不明白，母后是为了生羽别难产而死的，为何父皇对羽别一丝怨怪都没有？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父亲，明明有嫡子在，大彦虽有女帝也不过寥寥，他却不顾众人反对，一心想把女儿推上那个位置！”

他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冷，皎儿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显然，他恨自己的胞妹，甚至恨自己的父亲……可她能安慰他什么呢？告诉他，父母的偏爱原本就没有道理？

他似乎并不想真的得到一个答案，因为他很快就低了头，哑声道：“我在漠北驻军六年，身上大伤小伤，无一处完好，可我得胜回朝的当日，父皇却带着羽别在荇山狩猎……可能这就是我的命，我再努力，再有能力，都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千羽然语气中沉痛的落寞让皎儿的心狠狠一疼，她俯下身，轻轻抱住了他的头，目光坚定：“你想要什么？羽然，你要那个位置是吗？”

千羽然从来都是从容不迫的，他稳重成熟，何时在人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脆弱？但就是在那一刻，唐皎儿下定了决心。

“你父皇不爱你，我来爱你。你要那个位置，我就帮你取来。唐家历代都是大彦的股肱之臣，文清帝的一己之私，决不能让臣民信服！我当时就是这样想，但没说出来。”皎儿眼神迷离地叙述着。

“所以，你觉得只要你和千羽然成了亲，你们夫妻一体，唐家就能成为他称帝的最强后盾？”夜容归放下酒杯，“可是皎儿，你有没有想过，你以父兄的势力作保，就为了一个千羽然，不也是一己之私？”

皎儿一怔，没有出声。反对这门亲事的，何止夜容归一个。就连一向对她百依百顺的唐骁都好意提醒过她，虽说他与千羽然感情深厚，可千羽然作为失势的皇子，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过，”唐骁当时拍拍她的肩，道，“如果你是真心喜欢他，我们也只能依你。”

你看，千万个“不合适”“不明智”，最后通通败给了一个“不过”。

千羽然，他是最末的选择，却是皎儿的选择。

他们的婚期被定在来年的花朝节，到那时，万紫千红，流光溢彩，唐府大小姐和昌旭王的婚事，本就该如此盛大。

和千羽然成为未婚夫妻的这一年，是皎儿在之后千百个冷清的长夜里骤然想起，都会觉得欢愉的一年，简直美好得不真实。

她除了憧憬着成为世上最美新嫁娘的那一天，别的什么都不用做。她终日跟着唐骁和千羽然四处玩耍，然后，他们遇见了霍衿娘。

那是中元节的前一天，皇城最大的庙会现场高高竖立起一根竹竿，顶端燃着盏巨大的灯笼，按民间风俗，是专门用来提醒那些孤魂野鬼：没人祭拜你们不要紧，明天到这儿来，有肉吃。

所以直到被唐皎儿一手一个拖到街上，千羽然和唐骁依然不明白，她又不是小鬼，平时也不缺肉吃，干吗还没到中元节就这么兴致勃勃的？女孩儿的心思，还是别猜了吧。

“哇！又是这种烟火！”皎儿突然喊了起来，千羽然和唐骁抬了头，只见漫天烟火中，有一朵紫色的牡丹，正徐徐盛开。

小女孩就是小女孩，真幼稚。

可就在下一刻，两个男人就齐齐看直了眼睛。那根竹竿之下，立了个纤瘦的美人，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朵烟花看，整个人如一朵白茉莉，在夜里散着淡而清新的香。

她一身的书卷气，连唐皎儿都从未见过这样气质如兰的女子，她美得并不耀眼，却令人觉得十分舒适。

霍衿娘，一名翰林院中普通学士的女儿，自此，和唐皎儿一行人的生命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天意最爱弄人，夏夜忽地起了风，竹竿被吹得七歪八扭，竟然朝霍衿娘砸了下来。唐皎儿立刻遮住了眼睛，怎

么每次遇到节日总会出点儿蛾子？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眼看就要砸成如花似玉的肉饼了。

她身边的两个男子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是同时向着霍衿娘奔去，唐骁抢先一步揽过霍衿娘的细腰，完美地完成英雄救美的任务。

霍衿娘惊魂甫定，对着唐骁连声道谢，她眸光如水温婉，唐骁紧张得连话都说不出了。还是少将军呢！太没用了！唐皎儿想帮自己老哥一把，轻轻牵住了身旁千羽然的手，想留唐骁和霍衿娘单独相处。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牵起千羽然的手，之前的每一次，都是千羽然先伸手试探，她才装作不情愿或者羞赧的模样，去回握过去。可这一次，千羽然却似乎没有防备，他的手心里有些黏稠，像是沁出了汗。

他抽出手，朝皎儿温柔地笑笑：“抱歉，手心有些湿，你握着不舒服吧？”皎儿摇摇头，他又抚了抚她的脸，语气更加轻柔：“皎儿，你等我一会儿好吗？或者你先到周围去买些好吃的好玩的，我和骁兄得先把那根竹竿扶起来。”

唐皎儿刚想告诉你你别碍手碍脚打扰我哥哥和我未来嫂嫂了，千羽然却径自转头朝唐骁和霍衿娘的方向跑去。

皎儿很是无奈，虽然千羽然刚才毫不犹豫抽出手的举动让她有些不快，但可能男人总是比较粗心的吧，她平日里任性惯了，也该偶尔听听他的。

其实，如果皎儿真的和她以为的一样任性，那么一开始，她就不该纵着千羽然和唐骁一起去救霍衿娘。因为如果她早早地留意千羽然看霍衿娘的眼神，她再蠢钝，也会发现，他从来都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自己。

那么，是什么蒙蔽了她的眼睛呢？在经历了许多锥心刺骨的、令她不愿再忆起的事后，皎儿不得不承认，蒙蔽她眼睛的，恰恰是她对千羽然的爱。

她生来骄傲，于“爱”这一途，却从来卑微。

可是，谁都不知道这一点，包括她自己。

4

唐皎儿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出来时众星捧月，现在却伶仃一人，想来也觉得有些可笑。

她呼出口气，在一家酒楼前停下，好奇怪，怎么就走到这里来了？她提了裙摆，走进这家看上去极普通的酒楼，想到最高处去透透气。

谁料露台之上，竟坐了个男子。他半倚着一张竹案，正自斟自饮着，荷叶杯里，一点紫红。

皎儿莫名地涌上了一个念头：如果他站起身来，一定长身玉立，风华无双。比这个念头更莫名的，是她不自觉地向他走去的步伐。一步、两步……她终于走到他面前，看清了他的模样。

他生了一双细长的眼，仿佛时刻都含着笑，眼底却没有一丝暖意。他的确长得很好看，那是一种和千羽然截然不同的俊秀，比起千羽然，他冷厉的气质反倒更像个皇子。

皎儿突然止不住地战栗起来。不因他和她想象中一样秀美的容貌，只因，她已经闻到他身上的那股香气……和千羽然身上的一模一样。

那个人偏头看她，一刹那的惊异过后，他轻轻笑道：“姑娘，好久不见。”

他才是在那个上元节的夜晚，把那副夜叉面具让给她，令她百爪挠心的有缘人。

明明是夏夜啊，为什么这么冷呢？

皎儿抱住了双臂，她想马上离开，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她应该跟她的真正的有缘人多说会儿话不是吗？可她已经真真切切地爱上了千羽然不是吗？

那个人起身向她走来，替她挡住了风。他袖中微动，顷刻间，手上已经多出了什么，那是……唐皎儿和他共同看中的夜叉面具。

“老板说一转眼你就不见了，面具也没有带走，我就替你留到了今日，不知是否还有缘与你相见，也不知你是否依然喜欢它。”他声音清冷，如在弦上。

皎儿一瞬间酸涩了鼻尖。他们依然有缘相见，他们一定是真正的有缘人，不然她怎会不知不觉地就走到这里来，再次遇见他，可他们的缘分，又似乎太浅。

来不及了，已予他人的心，该怎么收回？她依然喜欢这副面具，可她不能再要它。

这东西，太像戏折子里才子佳人的定情之物，可她的情，已经尽数交付给了千羽然。

你以为错过的是一个人，其实那就是一生。

她不能责怪千羽然，她并没有和他提起过面具的事，她以为他理所应当记得，又何必再提起？何况，她喜欢他，喜欢的是他的温文亲和，他的稳重可靠，还有他只在她面前表露的孩子般的嫉妒和脆弱……她喜欢他，并不是因为那副面具。

想到这里，皎儿松开了双臂，浅浅一笑：“公子觉得我好看吗？”

那男子一怔，随即也笑开：“姑娘长到现在，最不缺的应该就是赞美。”

皎儿又笑了：“那我既然算得上美人，君子不能夺人所好，美人也当效仿，万事皆有序，我就不与公子争先后了。”

这一晚，他们谈了许久。人与人之间竟然会有如此天衣无缝的精神契合，这是她之前从未感受过的，若真能引他为知己，知己之情，当可长久。

他们从天南聊到海北，睡意袭来时，才想到该对彼此留下个姓名。

皎儿托着腮，看着他蘸了葡萄酒在案上缓缓写道：紫瞻。

“真名？”她眨眨眼。

这丫头，脑袋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啊？他从未像记挂她一般记挂过任何女子，难道她还不值得他说个真名吗？紫瞻暗自腹诽着，很是无奈地点点头。

皎儿趴在案上，歪着脑袋看他写完，嘟囔道：“‘紫’这个姓氏，很少见啊！”

紫瞻垂眸看她：“皎儿这样的姑娘，也很少见。”

她执意不肯要他的面具，他也不勉强，却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只赤羽小鹰。他俯下身，有意与她对视，告诉她收好这只小鹰，如果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用它来传递消息。

皎儿摸摸小鹰的脑袋：“什么要求都可以跟你提？”

他郑重许诺：“凡我所有。”

他的目光沉静又缱绻，皎儿避无可避，幸亏这时耳边传来了千羽然的声音。

一声声“皎儿”，一贯冷静自持的声音里竟意外地带了点儿焦急。

他一定是在担心她。

唐皎儿扑到露台边，朝他挥手，大喊道：“我在这里！”

千羽然这才松了口气，他本想呵斥她几句，玩得这样疯，他和唐晓一条街来来回回无数遍，都没见到她半个人影，可话到了嘴边，不知怎的就变成了一句：“晚上这样凉，你衣服又没穿多少，怎么还跑露台上去了？”

皎儿冲他直吐舌头，眼里仿佛落进了星星：“我想跳下来！”

千羽然不赞同地瞥她一眼，却还是张开了臂。

他的未婚妻就像一朵昙花，从天而降，飘进他怀里，慢慢盛开。

后来，一切如皎儿所料，她和千羽然情意日浓，唐晓也和霍衿娘越走越近。当唐晓扭扭捏捏地告诉皎儿自己已经和霍衿娘有了白首之约的时候，皎儿白他一眼，往小鹰嘴里塞了块肉：“老哥，咱们以后还愿就别拜月老了，去拜灯笼吧！”

和千羽然成亲当日，皎儿想，如果夜容归并没有在提亲那晚和她谈完话就转头离开，他做个证婚人坐在堂上，接受她和千羽然对父亲一样的侍奉，该有多好。

他曾看着她及笄，她本以为，他也会自然而然地看着她出嫁。

而千羽然，他看着皎儿一身凤冠霞帔，袅袅婷婷地向他走来。她虽被盖头遮了脸，他却能隔着盖头想象到，此刻的她一定依然昂着头。她一生锋芒毕露，从不肯与人低头，哪怕嫁给了他，也是如此。

那个黄昏，她抱着他说，会倾尽全力帮他，说这话时，她语气笃定，因着与生俱来的骄傲。可落在他眼中，却隐隐带了施舍。他心中明白，她并非盛气凌人之人，但她的骄傲，总是让他想逃开。

她嫁他，是因为她爱他。

他娶她，是因为他需要她。

人生本就多遗憾。

5

大彥昭衡二十七年夏，文清帝率有品阶的武将及其亲随赴荇山狩猎，雨后天蒙，路滑且岖，帝堕马惊悸，大病不起。

大彥昭衡二十七年秋，天光熹微，帝崩。

同年冬，唐蔚在一个雪夜悄然离世。

这样一想，皎儿自小讨厌史书，也是有道理的。再厉害的人物，从出生到死去，青史之上，也不过寥寥数笔而已。前一页还风光无限，下一页就已日薄西山。

唐蔚虽然缠绵病榻多时，但正因日子久了，他的儿女们反而以为他只是一直生着病，离死亡很是遥远。他离世的这一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他笑眯眯地躺上床，却再没有醒来。

那一年，皎儿十九岁，她和千羽然在凌晨回到昌旭王府，向来多话的她不发一言，双手冷得像冰。千羽然把她抱到床上，出门喊人多添几个火炉来，皎儿却赤脚奔了出来，径自扑进他的怀中。

她依然没有开口，他却懂了。她连鞋都来不及穿，仅仅是因为怕他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离开得毫无征兆。

他感到胸口一阵憋闷，她的泪水尚未将他的衣服打湿，他已紧紧地回抱住了她。从来没有一刻比现在更让他坚信，唐皎儿，这是他的妻子，他们本该是一体的。

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之后，千羽然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皇位。登基当日，皎儿从晨起梳妆后就坐在青鸾宫前的台阶上

张望着他。到了傍晚，他的銮驾才晃晃悠悠地到了宫外。

她从阶上一跃而起，却没有奔上前去。

她看着他淡淡笑着朝自己走来，头一回庄重地对他盈盈下拜。他扶起她，眸色闪烁不明，却见她笑得坦荡，坦荡中还带了点儿娇憨。

他叹了口气，将她头上的凤冠轻轻扶正。

从这一天起，他是皇，她是后，放眼天下，没有任何一对情侣比他们更美满，也没有一出戏比他们更传奇。

尽管自他们相识以来，皎儿有时候也会觉得千羽然对她的好像是隔着什么，又掺上了什么，以至于哪怕当他认真地看着自己，眼中的温柔也带着一丝莫名的沉重。

唐皎儿偶然撞见唐骁和霍衿娘相处时，这种疑惑更会成倍地放大。唐骁在父亲死后挑起军中重担，每日军务缠身，可当他和霍衿娘在一起时，眼角眉梢都跳动着轻灵的情绪。唐骁说，一见到霍衿娘，他就什么疲累都忘记了。

每当听到这些，唐皎儿也会想，霍衿娘让唐骁感到轻松，那她呢？她让千羽然感到沉重吗？

她这一点模模糊糊的心事，到了定安元年冬，终于初露端倪。

这一年，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素惜长公主千羽别夜上临风楼，当着千羽然的面自毁容貌，痛陈利害，只为保自己功高震主的情郎一命。

在此之前，这位小公主和定远将军顾青辞的逸事早就闹得满城风雨，皎儿先前只当美人爱英雄，不过是一时兴起，谁料千羽别竟会有这样的勇气，拼得一个如此惨淡的结局。

那一晚，皎儿接到消息，赶到临风楼，她看见千羽然瘫坐在地，脸上是她从未见过的颓然神色。

千羽然的眼睛周围溅了几滴鲜血。皎儿大骇，忙俯下身想帮他拭去，他却呆滞地摇摇头，像是有些傻了。

他是在感到痛苦吗？毕竟这烫人的鲜血源自他同胞的妹妹，而此时，那个满脸血污的小公主却依然顽强地没有让自己倒下去。

这是唐皎儿第一次见到千羽别，这位公主生得清丽绝伦，明明比她小一岁，可眼底蕴着看破世事的沧桑。

皎儿突然有些羞愧，在千羽别面前，她的天真显得那么可笑。

千羽别手上的匕首依然在滴着血，刚才，她就是用它划破了自己的脸。她踉跄着朝唐皎儿走近，哑声道：“你是神骑将军唐骁的妹妹？”

皎儿怕她一时激愤会伤到千羽然，便一面用身体护着他，一面点头，目光时刻不离她手中的匕首。

千羽别盯紧了她，微微笑了：“唐将军是有根基的，他和我的顾青辞一样，又不一样。”

说完这话，她便跌倒在地，昏死过去。

皎儿心口一阵翻涌，刚才，她从千羽别脸上捕捉到了一种奇特的神情。

那是一种深切的怜悯。

被无比不安的心绪驱使着，唐皎儿在接下来的数日里，翻遍了可以找到的大彥历代帝王起居注。一桩桩有根有据的记载背后，是她越来越沉重的心。

她弄清楚了许多事，却发现自己从未将千羽然看清。

千羽别并不像千羽然所说的那样骄横无度，文清帝也绝不是昏聩的帝王，更不是凉薄的父亲。千羽别从未有过争夺皇位之心，正相反，如果不是她苦劝文清帝打消立她为储的念头，虽有唐家力保，千羽然的继位并不一定会这般顺利。

那日千羽别的哀伤让皎儿彻底陷落，可事实上呢，他那一回凯旋，文清帝带羽别狩猎，恰恰是为了用最好的猎物来举行宫宴，好好犒劳他的儿子。

一口气堵在喉头，皎儿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她扔下起居注，往乾明殿奔去。她想去问问千羽然，那是他血脉相连的亲妹妹，从未想过和他争抢什么，他怎么下得去手，害她情郎、伤她容貌、对她赶尽杀绝？她还想问问他，他在他们两情最浓的时候，就设好了圈套，诱她跳进去，他对她，可曾有过半分真心？她要的并不多啊，如果说他有，哪怕只有一点点……

皎儿推开乾明殿的大门，只见奏折摔了一地，千羽然伏在案头，醉得人事不知。

自发生了千羽别的事，整月来，他都是如此。

这副兄妹情深的模样，是摆给谁看的？皎儿胃里忽地升腾起了一丝恶心，她极力按捺住，揪住千羽然的衣口，刚想询问，他却迷蒙着眼，痴痴地凝着她，蓦地张了口，柔声唤道：“衿娘……”

他唤了绝不止一声，皎儿却什么都听不到了。她感到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耳边千虫飞鸣，从她的头颅里穿进飞出。

痛不欲生，原来是这种滋味。

她松开千羽然，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底一片冰凉。

在之后的数月里，皎儿没有再跟千羽然说过一句话。经过岁月雕刻，千羽然的面容更为清朗，但皎儿每每看见他，却总会涌起一股想吐的欲望。在她心中，他的真实面貌，如此丑陋狰狞。

千羽然并不清楚皎儿的转变是因为什么，但他不关心

她已经很久，或许，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既然如此，又何必理会她的情绪？更何况，他继位不久，根基未稳，解决了一个顾青辞，还有下一件事等着他去做。

定安二年春，神骑将军唐骁奉命征讨北束孤，兵败被俘，生死不明。随后，更传出其与大极国密谋，意图叛国。消息传来，一夜之间，唐骁便从云上雄鹰沦为脚底污泥。

千羽别说得没错，虽然都是将军，唐骁和平民出身的顾青辞不同，想要除掉他，自然需要更冠冕堂皇的借口。但是，自千羽然握住那枚沉甸甸的玉玺开始，唐骁和顾青辞，都已经注定了同样的结局。

这一年的暮春，格外萧索。

千羽然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当你要彻底失去什么的时候，你一定会提前感知到。在这个看似普通的暮春夜晚，千羽然终于信了这句话。

这一整天，他都感到无端的烦躁，他向来节制，那一晚却喝了许多酒，就和皎儿听见他唤“衿娘”的那一天一样。当然，他至死都不会知道，曾经有那么一个晚上，皎儿奔向他，只为了从他口中听到一句真心话，哪怕他只肯流露出微末的爱意，都足以使这个傻姑娘用来骗自己了。

他一杯接着一杯地给自己灌着酒，然后，他听见内侍说，皇后在乾明殿外已跪候多时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出去，看见皎儿正跪在殿前。她依然一身华服，戴着凤冠，娇美得如同一朵盛世牡丹。

她在跪他啊！可她为什么还是高昂着头？她用带着鄙夷的眼神看他，好像跪着的是他！

他最恨她这种凛然不可犯的姿态，恨得想要掐死她，大不了……他跟她一起下地狱……

他冷哼一声：“皇后既然是来替兄请罪的，为何不脱簪素服，赤足散发？”

她笑了，像听到了什么笑话，这是她这些日子以来与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兄长何罪之有？我此次前来，不过是劝陛下一句话，即便今日你是九五之尊，也该记得，首先，你得是个人。”

千羽然被她骂得气血上涌：“事到如今，你还不知唐骁犯了什么罪？你还不知错？”

“这样说来，我哥哥确实有错，也有罪。”唐皎儿薄唇轻启，媚态天成，“他的罪，是陛下赐的欲加之罪；他的错，是看错了兄弟，辅佐错了君主！”

千羽然大步上前，一把扼住她的脖子，她依然冷冷地看着他，艰难吐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束孤是大彥属国，早已归顺，你却派我哥哥前去剿灭，分明是想无事

生非，置他于死地。”

她的眼里泛起水光，却始终没有落下泪来：“我唐家几代忠烈，你却给他安上叛国谋逆的罪名，何其狠毒！何其卑劣！时至今日，你在我面前还要如此惺惺作态，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敢做不敢当，你简直让我恶心！”

千羽然眸色已乱，他低吼一声，近乎疯狂地大笑道：“是！我狠毒！我卑劣！可你别忘了，我……不，是朕，朕是天子！你要听真话是吧？朕现在就告诉你！在朕眼里，你不过是一个物件，一个筹码！从一开始，朕看上的就不是你，是你身后唐家的百年威望，是唐蔚手上的那张兵符！你以为那个上元节是缘分？是偶然？你错了！朕在此之前早已摸透了你的脾气喜好，你和其他女子有什么不同？不过是欲擒故纵你就上了钩，你骄傲什么？”

他的唇一张一闭，皎儿头痛欲裂，小腹一阵抽痛，她受不了了，他却还在继续说着：“朕从未爱过你，一瞬都不曾！”

她想，他是有多恨她呢？她一直在欺骗自己，这三年夫妻，他们之间，总该有些真心，他再狠毒，再凉薄，也该知晓她对他，是怀揣了怎样赤诚的一颗心，他反刺她一刀也罢，何苦把她整颗心都剜去？

她的自尊让她决不能低头，她嗤笑一声，满不在乎的模样：“谁又真的爱过你呢？你想做皇帝，我想做皇后，不过是各取所需。哦，对了，日后陛下金銮高坐，千万要记得，你的皇位，是拜谁所赐！”

“闭嘴！”千羽然早已失了神志，将皎儿狠狠掼倒在地。

如果这个晚上，他没有喝酒，如果皎儿没有破罐破摔，如果他在狠话出口之前能问问他的真心……

那么此刻，皎儿的额发就不会被冷汗浸湿，她的裙下，也不会漫开大片鲜血。

可惜没有如果，一切都来得太快，未曾握住便已烟消云散。

6

那不只是血。

那是唐皎儿和千羽然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

皎儿是能感知到她身体的变化的，只是正值多事之秋，她想，再等等吧，等一切慢慢好起来，等时机成熟，她能恢复和千羽然的正常沟通……她等着等着，直到永远失去了这个孩子。

千羽然来看过她，他坐在她床边，神情恢复了曾经的

温和，还带了些难以掩饰的哀伤。

他探探她的额，又对左右侍从叮嘱了许多，迟迟不走，似乎在等她开口。

真是可笑，他们之间早已千疮百孔，他怎么还敢有这样的奢望？

千羽然怔怔地盯着她，不知过了许久，仿佛如果她一直没有反应，他就会一直等下去似的。可在此之前，他几时给过她这样的耐心？每每一看见她高昂的头颅，张扬明艳的面庞，他立刻升腾起的都是拂袖而去的冲动。

那么此刻，他又在期盼些什么呢？他似乎十分困惑，为什么皎儿没有哭泣，没有叱骂，甚至连一丝波动的情绪都没有。她应该痛得心如刀绞，应该哭得歇斯底里不是吗？那是他们的孩子，而她曾经那么爱他。

原来千羽然也知道，那是“曾经”。

现在的皎儿面白如纸，睁着眼，眼底却没有一丝难过。千羽然抚上她的脸，干涩了声音：“皎儿，你为什么不难过？”

她没有看他，依旧直愣愣地凝视着床顶。痛不欲生的感觉，她早在去年的冬天，在他温存地对着她喊出“衿娘”的时候，便已受过。不是非要流出眼泪，哭出血来，才叫痛。

无论是爱情，还是孩子，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她才二十一岁，她要好好活下去，她还要救唐骁，她的生命，不应该寄托在其他任何人身上。

她像个玩偶似的任他摆弄，他握着她的手，亲吻她的脸颊，自始至终，她的眼睛里都没有泛起一点儿涟漪。

她没有掉一滴泪，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如果可以，她想，她这一生都不会再同他讲一句话。

千羽然走后，皎儿打开关着赤羽小鹰的笼子，往它的脚上绑上写给紫瞻的第一封信。

在宫中生活了许久，翻阅了那么多书籍，她早就知道，那种紫瞻和千羽然身上都有的香气，是龙涎香。而紫瞻，他的姓名，放眼天下，也就只属于一个人而已。

他是和千羽然一样，甚至更为名正言顺的天潢贵胄——大极的当朝太子。

大极和束孤比邻而居，他或许有办法救唐骁一命。

大极是大彦的宿敌，她知道，唐家祖祖辈辈不知为大彦抵挡了多少次大极的进攻，她也知道。至于紫瞻，在经历了千羽然处心积虑的欺骗之后，她也再不会对帝王之家的人性抱有单纯的幻想。千羽然早早地给她设好了陷阱，紫瞻又岂会比他简单？怕是在他们重逢之时，他早已知晓她的身份。

除了上元佳节的偶遇，什么还会是真正的偶然呢？

可是，她没有办法了。唐骁如果在她身边，或许会给出更好的决断，但是皎儿只想保住他的性命，而她已经被千羽然逼到了悬崖边上，她别无选择。

在信中，她只提及了当日紫瞻对她的许诺，或许在这个时候，她对紫瞻是抱有希望的。希望这世间，还会有一点儿纯粹的真心，知己相帮，无须理由，便能肝胆相照。

一个月后，皎儿坐在窗前，看见小鹰正携着回信向她飞来，她刚扬起笑容，天空中却划过一支羽箭。

她奔到院中，只见千羽然搂着已被封为贵妃的霍衿娘，神情阴郁。而他的脚下，被射伤的小鹰正在无力地扑腾着。

他在宣告了唐骁的背叛后，在看似伤心地问皎儿“为什么不难过”之后，短短七天，他就将霍衿娘迎入宫中。不顾她是唐骁未婚妻的身份，不顾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对她的荣宠厚无再厚，封号一升再升。这一切，他完成得是那样迫不及待，似乎是在向天下人，向唐皎儿，向自己证明，他有多爱霍衿娘，爱得多么真诚热烈，所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都是……真的。

皎儿没有看他们，兀自走到小鹰身边，倾身抚摸它。她刚触到它的脚，那封回信就被千羽然死死踩在脚下。她依然不说话，直接攥紧他的鞋子，伸手去掏那封信，他有意踩住她的手，她连着碎信抽出手，手背皮肉尽损，她却毫无感觉般的读着信，“抱歉”两个字，狠狠刺痛了她的心。

连紫瞻都没有办法吗……“私通大极，唐皎儿，你比你哥哥做得更绝。”千羽然怒道，不觉间，他已松开揽着霍衿娘的手，指向唐皎儿，面色阴沉，攫住皎儿面上的每一丝变化。可皎儿的脸上，无波无澜。她只是站起身，走回青鸾宫，关上了宫门。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她早已全不在乎。

千羽然气得目色猩红，他眼前尽是皎儿冷漠的神情，他极力忍耐着冲进青鸾宫拧断她脖子的冲动，一旁的霍衿娘却轻声道：“陛下，鸟畜无辜，可否容我救治这只小鹰？”他回过神，摆摆手：“随爱妃高兴。”

千羽然最终并没有惩罚她，这倒让皎儿有些意外。她只是被日复一日地丢在这偌大的青鸾宫里，深宫幽冷，仿佛连时光都停滞了。

到了某个清晨，从窗口飘进一片红枫，皎儿才意识到，已经是秋天了。更确切地说，是定安三年的秋天，她被遗忘在这里，已经一年有余。她百无聊赖地坐在院中躺椅上，望着天空。

这么多天，除了偶有已属于霍衿娘的小鹰飞来飞去，

这天空都干净得纤尘不染。

嗯，怎么今天好像多出了些什么？

皎儿挺直了背，朝宫墙之顶望去，然后，她揉了揉眼睛，瞳孔骤然睁大。

她跳下椅子，一时没有站稳，往前摔去，可她心里坚信，有人会接住她。

果然，她紧紧地抱着那个人的脖子，又哭又笑：
“夜……夜叔……”

太久没有说话了，皎儿一时有些结巴，可对于夜容归的出现，她却丝毫没有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一直以来，在她的印象中，这个长辈都是无所不能的，他来来去去如风，没有任何人能阻挡。

夜容归轻轻拍着她的背，他的皱纹又密了许多，眼神却依然明亮：“皎儿，有空可以再回家钻一回狗洞，现在的你一定所向披靡。”

因为，她已经瘦得几乎脱了人形。

夜容归嘴上不饶她，手上却加了几分力气，好像她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稍一松手就会有人来夺。

夜客归给她带来了一个终于能让她好好吃饭的消息。唐骁没有死，那场战争，唐骁受伤严重，容貌尽损，性命垂危之际，幸好被紫瞻救下。转危为安后，得到紫瞻协助，他以残余兵力稳定束孤民心，更与紫瞻惺惺相惜，有意与大极缔结合盟。

“这一年多，我从大彦辗转转到束孤，无数次打听之后，才敢确定束孤的那位以铁面示人的丑将军是你哥哥无疑。”夜容归盯着她吃下一整碗饭，才继续道，“我还顺便去了趟大极，紫瞻其人，手腕老辣狠厉，城府颇深，不可小觑。”

皎儿听得直笑，夜容归又来了，曾几何时，他不也是这样凝重着神情，提醒她千羽然其人如何，难道他竟以为她会与紫瞻有什么发展吗？

她想，她已经没有爱人的能力了。

可是，为什么当她想到千羽然，想到那些细碎的、虚假的，却终究会让她笑起来的时光，她心里还会钝钝地发疼呢？

她失了神，冷不防被嘴里的饭菜呛了一下。夜容归皱着眉，一面帮她顺着气，一面道：“皎儿，你过得这样不开心，何不跟我离开这里？”

他见她目露疑惑，似乎是对他这句话感到不太适应，便定了定心，改口道：“夜叔……会好好照顾你的。”

“夜叔，你爱开玩笑的习惯还是没变嘛！”她笑着摇头。唐骁没有死，不日就会回朝，她就要跟她唯一的亲人

团聚了，怎么走得了？

“至少，现在不行呀，”她托着腮，“不过夜叔，你
要是有空，能常来看看我吗？”

她不怕一个人，不怕孤独，不怕冷清，但她怕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怕在这世上，她的存在再不能牵动谁的心。

夜容归摸着她的脑袋，也笑了：“夜叔不走了。”

唐骁还朝之时已是深秋，他戴着铁面，和紫瞻并驾齐驱，接受着大彦子民的夹道欢迎，身后是浩浩荡荡的车马。

又是一夕之间，在人们口中，唐骁从叛国谋逆的奸佞变成忍辱负重安邦定国的良将，人心向来可笑。

为了迎接自己久别的爱将，更为了大极太子递上的盟书，千羽然大摆宫宴，整个大彦一派祥和。

宫宴之上，皎儿以皇后的身份坐在千羽然身侧，目光却紧紧胶着在唐骁身上。她极力咬着唇瓣，才没让自己溢出哭声。这是她日思夜想的哥哥，他离开时，那样英挺耀眼，现在却一身沧桑。

唐骁回望她，眼中依然满是疼爱。

她贪婪地汲取着他的目光，直到千羽然拍拍她的手，温声唤她“皇后”，她才回过神来。她不动声色地缩回手，冷眼看着他，不知他又想演什么戏。

千羽然唇角微勾：“太子殿下，您方才说，看上了朕的哪个女人？”

皎儿一惊，这才看了紫瞻一眼，这是她今日认真看他的第一眼。她依然视紫瞻为知己，更感激他救了唐晓，可是，自他落座以来，目光便一直有意无意地朝她飘来，她实在为难，只能避开。

可现在，他竟狂傲到要在大彦的土地上和千羽然起正面冲突吗？

紫瞻的目光依然缠着皎儿，他伸出手指：“孤要……她。”

他手指的方向，竟是霍衿娘。

这下，唐骁显然比较儿和千羽然更为震惊，他手上一抖，酒盏瞬间倾倒。

皎儿揪住裙摆，唐骁依然深爱着霍衿娘，他千辛万苦地回来，与千羽然摒弃前嫌，除了本身光明磊落，更多的，怕是想回来看看霍衿娘，看看她过得好不好。

那霍衿娘呢？皎儿的目光移向她，只见她小脸煞白，出语倒很是镇定：“太子说笑了。”

紫瞻抿了口酒：“贵妃聪慧，孤不过说笑。”

皎儿的目光从宴上诸人脸上依次巡过，千羽然、紫瞻、霍衿娘……他们之间暗流涌动，他们每个人都光鲜美丽，可每个人都心事重重。他们的疲累，是为上位者殚精